

经世致用的
商道传奇

丁力／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丁力／著

卷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商 / 丁力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04-1204-2

I. ①苍…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5158号

苍 商

作 者: 丁 力

责任编辑: 陈黎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张: 20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204-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001 / 第 一 章	苍以情为首
014 / 第 二 章	特区三结义
032 / 第 三 章	馅饼与陷阱
050 / 第 四 章	良师益友
065 / 第 五 章	火中取栗
080 / 第 六 章	做企业就是做人
092 / 第 七 章	冤家对头
108 / 第 八 章	机会均等
126 / 第 九 章	“商业间谍”
150 / 第 十 章	“好人”和“好商人”
180 / 第十一章	都是户籍惹的祸
209 / 第十二章	设套
240 / 第十三章	银铛入狱
263 / 第十四章	谈判
275 / 第十五章	好事多磨
305 / 第十六章	商以义为先

第一章 苍以情为首

1

刘劲龙做梦也没有想到，苟市长会到湘沅与湘潭交界的公路边来接他。

用他自己话说，他刘劲龙也不过就是个闯出点名堂的商人罢了，虽然一般人都尊称他这样的人为“老板”，可放眼深圳，他这种“老板”比比皆是。并且他这次回乡到底只是一次“考察”，目的是为了说动劲风科技的第二大股东、他的妻舅丁怀谷放手让他收购湘沅冶炼厂，拯救家乡的“濒死企业”——丁怀谷是商场的“老江湖”了，向来以行事谨慎细密闻名，尤其是面对如此大的一笔投资，自然分外小心。由于他在此次收购计划有否决权，纵然刘劲龙在商场上一贯以激进敢拼闻名，也不得不尊重这位老人家的意思，更何况他还是自己妻子周静怡的亲娘舅，所

以刘劲龙也做起了“场面功夫”：借着这次衣锦还乡，说是请舅舅和妻子来自己老家做客，其实是陪同他们实地考察。

按照约定，刘劲龙出发之前通过电话向苟市长作了汇报，此后苟市长每隔几个小时就给刘劲龙打一次电话，问他到了哪里，一路是不是顺利等等。并且随着路程的接近，苟市长打电话询问的频率越来越密。最初一次是出发三小时之后接到苟市长的电话，最后一次的电话间隔时间缩短到二十分钟。在最后一次通话中，苟市长告诉刘劲龙：“我在前面十分钟的地方等你。”大约正好过了十分钟，刘劲龙就看见国道旁边停了一排车，最前面一辆是警车，打着警示灯，远远看上去，以为是出了交通事故，驶近一看才知道是苟市长的车队，是专门来迎接他的。

司机提前放慢了速度，等到走近了，刘劲龙一喊停车，司机便将奔驰600稳稳地停在警车的对面。这边刘劲龙还没有下车，那边第二辆车门已经打开，上面走下来一个人，正是苟市长。

刘劲龙有些诚惶诚恐，赶快下车，夸张地跑了两步，手臂伸得老长与苟市长握手。丁怀谷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慢了半拍，这边刘劲龙与苟市长和市政府秘书长刚刚握完手，马上就回身，向市长和秘书长介绍丁怀谷。只有周静怡，一个人悄悄地下车，没有凑上去与领导握手，而是抬起头认真察看了头顶上横在整个国道上的巨大横幅：“湘沅人民欢迎你”。往前走两步，一回头，再看横幅，却变成“湘潭人民欢迎你”了。

警车开道，宾主五六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开进市区。除了市长

和市政府秘书长外，国资委主任、市经委主任以及湘沅有色金属冶炼厂新任厂长也一起来了。这么多人各有各的车，加上开道的警车和刘劲龙的奔驰600，俨然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车队，煞是壮观。

车队进入一个大院。很长一段路上没有建筑物，也没有行人，目及之处尽是花木，如果不是门口有武警站岗，刘劲龙他们还当是进了植物园。车停稳后，迎宾人员殷勤地将他们迎上二楼的宴会厅。厅虽然不大，近水而建，窗景开阔，看上去十分宽敞。

在安排宾主人座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插曲：苟市长把最靠中心的位置让给刘劲龙，但刘劲龙不好意思接受，不但把这个位置礼让给苟市长，而且把紧挨市长的位置让给丁怀谷。丁怀谷倒不谦让，坦然坐下，苟市长也不好说什么，只是他与刘劲龙中间隔了一个人，觉得别扭，也不方便交谈。他正想着是不是换个座位，这时秘书长已经来到他的身边，弯下身子，悄悄耳语了几句。苟市长点点头，对着刘劲龙他们露出笑容，说：“非常抱歉。侯书记今晚不能来参加宴会了，明天中午他专门宴请各位。”

秘书长补充说，一位本市出生的老将军回来了，明天就走，侯书记今晚实在脱不开身。

“没关系，没关系。”刘劲龙说。丁怀谷却纹丝不动，继续保持礼节性的微笑。

见这位老先生始终不发一言，好像无足轻重的模样，苟市长便提议刘劲龙坐到中心位置上来，秘书长马上就过去拉，刘劲龙推让不过，只好挪过去。只不过他觉得非常不自在，仿佛自己本没有那么大的头，却偏偏戴了一个大号的帽子一样。

第二天中午，刘劲龙一行被秘书长从下榻的宾馆接到昨晚的宴会厅，苟市长则因为去接侯书记，来迟一步。

同样的地点，但在白天看上去与晚上大不一样。趁着侯书记、市长未到，秘书长忙里忙外之机，刘劲龙正好好欣赏一下外面的景致。

这个宴会厅是圆形的，三面墙壁，留下一面半圆形的玻璃窗。玻璃很厚实，但不影响透明。刘劲龙从弧形玻璃窗望出去，外面一片汪洋，水波浩淼，令人感觉是在一条船上，或者是在一座小岛上。可他分明记得，湘沅不仅没有大海，而且连个像样的湖泊都没有，难道外面的景色是人工造的？

于是他随口向跟来的冶炼厂的新厂长吴昌业问了一句：“这是哪儿啊？”吴厂长立刻起立，把脖子伸得老长，但听清楚之后却一脸诧异，说：“这里是原来的‘裤裆’啊！”

“裤裆？”刘劲龙有些不敢相信。

“是的，裤裆。”吴厂长回答得非常肯定。

刘劲龙不知道是实在好奇还是有点不相信，起身走到窗户外，踮起脚，探出头去左看右看，看了老半天他才不得不承认：

脚下确实是“裤裆”，而且是在“裤裆”的最凹处。由于三面是墙壁，如果不是特别注意，坐在宴会桌上，从露出一面弧形玻璃窗看出去，就有那种置于大海或湖心的感觉。

“裤裆？”刘劲龙心里问自己，“这里怎么是‘裤裆’呢？”

2

刘劲龙是湘沅本地人，他对“裤裆”太熟悉了，而且可以说，他刘劲龙能有今天的成就，还与“裤裆”有一定的渊源。

那年参加高考，刘劲龙和好友王文轩都没上分数线。当时刘劲龙一点都不懊恼，还蛮高兴，想着这下终于可以不上学了。但王文轩却很沮丧，决定重考一次，就参加了补习班。

刘劲龙没有上补习班，在他看来，反正也考不上，没必要费那工夫，还是正正经经地找个工作要紧。于是那段时间里，他天天出去打探哪里有招工的。然而湘沅地方太小，除了一个直属中央的有色金属冶炼厂之外，剩下的就是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再有就是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比如那些糕点厂或糊火柴盒子的小作坊了。这些小企业在湘沅被叫做“娘娘企业”，因为在那里面上班的大都是“娘娘”——不是小姑娘，就是老婆娘，甚至还有老大娘。刘劲龙根本就不考虑这种小企业，但他那学历，好企业也根本不考虑他。比如当地最好的企业——冶炼厂，他更是想都别想了，那好比是湘沅的一个独立王国，跟地方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别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招工，就是有也肥水不流外人田，

专门招他们自己的职工子女。至于小化肥厂和小水泥厂也早已被他姐姐那一批从广阔天地回来的知青占领了，根本就没有他们这批高考落榜生的份。

有那么一段时间，刘劲龙甚至很羡慕姐姐，因为姐姐当年高中毕业后，既不用参加该死的高考，也不用发愁找工作，打锣敲鼓戴大红花，直接上山下乡当知青，跟参军差不多，没干上两年又利利索索地回到县城进工厂，哪像他们今天这样遭罪？羡慕归羡慕，眼前这项政策没了，他刘劲龙还依旧得过日子。对于刘劲龙来说，眼前这不死不活的状况最令他讨厌，他甚至幻想来一场战争，要么战死，要么当英雄，也比现在整个人只能猫着过日子要强得多。

他不满意自己，他父母也不满意。为免爹妈看到自己闹心，刘劲龙不管有事没事，每天一早就溜出门去，表面上说是找工作，其实就是躲个眼不见为净。

托有色金属冶炼厂的福，湘沅好歹也有一个公园。公园建在沿沅水入湘江的三角滩涂当中，沅水和湘江两条支流在这里汇集，远远看去，就像一条烫平了的大裤衩，而这个公园刚好建在裤衩的“裤裆”上。因此湘沅人索性就叫它“裤裆”，俗是俗了些，但形象又诙谐。公园里遍种柳树，每逢春夏时节，垂柳依依，临水摇曳，颇有几分典雅，有色金属厂又出钱在树下安置了一些石凳子，方便游人休息，所以这里就成了当地最热闹的场所。尤其是那些谈情说爱的小青年，晚上特别爱来扎“裤裆”，

结伴往柳荫深处一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活脱脱是个“风流去处”。

“裤裆”风景秀丽，所以刘劲龙也常常躲在这里，瞧着人来人往，怎么也比窝在家里省心。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他越是想躲麻烦，麻烦仍然会找上门来，终于令他在“裤裆”里也窝不住了。

认真说来，这个“麻烦”可算他自找的，谁让他刘劲龙天生爱打抱不平，又正好撞到那几个混混在调戏小姑娘呢？这些人平时无所事事，穿的是可以扫地的喇叭裤，成天抱着一台有四个喇叭的录放机，把音乐放得震天响，骑着单车到处招摇。他们也常来热闹的“裤裆”扎堆，哪儿人多往哪儿钻，许多人都很不满，刘劲龙更是早就看不过眼了，只是不想闹出事来令父母更担忧，只好装瞎子。

这一天他又躲去公园睡午觉，正赶上几个小混混在寻衅滋事。他们骑着单车在两个姑娘面前来回兜圈子，逼得她俩连连后退，又窘又气却又跑不了。见他们做得太过分，一些来此活动的老人们纷纷指责。哪知这帮人非但不听，反而恶狠狠地冲那个站出来的老同志威胁着说：“你少倚老卖老！”气得老同志直打哆嗦，那两个姑娘也吓得几乎哭出来。

正在这个时候，从围观者当中冲出一条人影，直扑向领头的那个长头发，猛一推，那家伙就连人带车加四个喇叭，全栽进路边的水坑里。这一下把所有人都震住了，那些混混傻了似的瞪大眼睛，

瞧着眼前这个吃了豹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小伙子——这个人当然就刘劲龙。但在出手的那一瞬间，他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出于见义勇为，还是想借机发泄一下这几个月来憋在心里的那股怨气。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英雄，甚至觉得听到发自内心的欢呼声，就像京剧的花脸唱段最后一句拔高，忍不住喝彩一样。但是很快的，刘劲龙就不知东南西北晕头转向了，仿佛在矿井里经历了塌方，只感觉天上有无数的拳头朝下砸。

当刘劲龙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旁边除了那位老同志之外，还有那两个姑娘——她俩是姐妹。姐姐叫陈小玫，妹妹叫陈小清，都是有色金属冶炼厂职工子女。陈小玫和刘劲龙一样，高中毕业也没有考上大学，正在等着找工作，而陈小清中学还没有毕业。那天姐妹俩一起来公园玩，没想到赶上这事，幸好刘劲龙见义勇为。

不用说，这一回刘劲龙吃了大亏，被那群混混打得两眼乌黑、肿得老高，活像只大熊猫。若不是送他回去的老同志向他老爸大大地表扬了他，他恐怕就不止挨一顿臭骂了，说不定还要挨打。

俗语说“吃亏是福”，这话还真应在刘劲龙身上，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一个好消息：有色金属冶炼厂要面向全社会招工了！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告诉了王文轩，哪知王文轩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事补习班早传开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刘劲龙生气了。

“告诉你也没用。”王文轩说，“要考应知应会。”

“应知应会？”刘劲龙可没听说过这词儿。王文轩就解释说，所谓的“应知应会”其实就是冶炼厂排斥社会青年的一种手段。这次招工说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一共考三场，第一场是数理化，第二场是语文政治，第三场是“应知应会”，每场一百分，总共三百分。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但第三场的“应知应会”是冶炼厂自己出的题，考试范围是他们厂生产工艺，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冶炼厂的生产工艺呢？所以许多人在“应知应会”这一场被刷了下来，而他们本厂的子女几乎人人得满分。所以王文轩才对刘劲龙说“告诉你也没用”。

刘劲龙自然是义愤填膺：“这不是弄虚作假吗？这不是欺负人吗？！”他吼起来。然而就在第二天，刘劲龙就成了弄虚作假的“受益者”——陈小玫悄悄来找他，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地交给他一份“应知应会”考题和标准答案，并一再嘱咐：绝对不能外传！

刘劲龙如获至宝，日夜像背天书一样死记硬背。尽管陈小玫反复叮嘱“绝对不能外传”，但他还是把卷子传给王文轩。本来王文轩没有打算考招工的，现在突然发现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也想去试试，反正就算考不上也不影响考大学。结果，他俩双双考上，并且王文轩还考得特别好，因为他数理化和语文政治特别好，所以总分比冶炼厂职工子弟分数还高，居然考上了全厂最好的电工班。相比之下，刘劲龙只考上了炉前工，无论是工种还是技术含量，都差了一大截。原本王文轩还想上大学的，没想

到一下子考上了这么好的工种，于是他也不再复读了，和刘劲龙一起进了冶炼厂报到。多年以后，当这对哥俩儿回想起这段往事时，同时叹了一口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3

当时电工班是冶炼厂的“高干班”，里面的工人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所以揣的也是“高干”的谱。就说找对象吧，电工班的小伙子找的不是化验室的化验员，就是幼儿园的幼儿教师，跟厂里技术科大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相比之下，刘劲龙这样的炉前工，工种低、干活累，在本厂内部基本上找不到对象，只能找“娘娘企业”的女工，个别本身条件差的，甚至找郊区的菜农做老婆。

但这种惯例偏偏对刘劲龙“无效”，因为他在进厂之前就可以说有对象了，不是别人，正是被他“英雄救美”的陈小玫。陈小玫是冶炼厂的子女，又是本厂职工，所以条件其实并不比王文轩谈的那个幼儿教师差。而刘劲龙干活舍得出力气，为人豪爽，再加上当初在“裤裆”公园打架出了名，在青工当中有威信，很快被大家选了班长，还当上了先进生产者，戴着大红花上了光荣榜。本来作为老炉前工的老陈头并没有打算把女儿嫁给一个跟自己一样的炉前工，一开始坚决反对两人搞对象，但现在看刘劲龙这小子还有点出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两人把生米做成了熟饭。

与春风得意的刘劲龙刚好相反，“高干班”里的王文轩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都统统遭遇了“滑铁卢”，不仅在电工班里受了一肚子的气，连已经谈好的对象也吹了。

使他气受的就是他们的班长江用权。说起这江用权，也不过初中毕业，仗着厂长是他姐夫就当上了冶炼厂电工班的班长。也许他觉得光靠裙带关系不足以令人佩服，想给自己多挂点头衔，正好厂里有规定，凡是获得过重大科技发明成果的，可以免考技术职称，直接申报“工人工程师”职称。江用权就想用他姐夫的职权走走捷径，于是他报了一个“重大科技成果”——电流等于电压除电阻。“成果”还没有上报到厂里，仅仅在车间公布后，许多人就摇头不止，但没人敢说话。若换作别人，王文轩也不会吭声，偏偏这江用权见王文轩是“外来户”，在本厂又没有根基，平时没少欺负他。比如单位发鱼，他总把最小的配给王文轩，所以王文轩早就对江用权有意见了，这次逮着个机会让他出丑，自然不肯放过。于是王文轩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这个“成果”不是班长发明的，是外国一个叫欧姆的人发现的。

这下坏了，把中国工人阶级的重大科技成果说成是外国人发现的，这还得了？好在那时候已经不是“文革”，并且已经开始反对乱扣帽子和乱打棍子，所以江用权整不到王文轩，而他的这项“成果”上报到厂里也被悄悄地刷下来了。但这下子却令江用权怀恨在心，终于有一天，他逮着机会把王文轩扭送到保卫科，罪名是盗窃，因为王文轩用废电缆芯给他和刘劲龙做了两个衣

架，放在车间换衣室里面挂衣服。

这事儿虽没折腾大，王文轩也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还是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当时人们一种习惯认识——好人不进保卫科，加上江用权的刻意宣传与渲染，消息传到幼儿园，王文轩的女朋友不干了，认为王文轩一定是干了什么大坏事，不然怎么被抓到保卫科？王文轩解释半天，结果越描越黑。幼儿教师认定厂长小舅子看不惯王文轩，相当于厂长看不惯王文轩，自己跟着他，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当机立断，跟他分手了。

为此刘劲龙也出面做工作，但是没用。因为幼儿教师全家都在冶炼厂上班，都不敢得罪厂长，当然也不敢得罪厂长的小舅子。幼儿教师的父母认为，王文轩要么是一个窝囊废，要么就是太不会做人，别人对厂长的小舅子巴结还来不及，他还有意跟厂长的亲戚过不去，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只有跟着倒霉，说不定全家人也亏上了。

对此，王文轩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后悔”两个字写在了他的脸上。他后悔自己根本就不该来冶炼厂，而应该继续参加高考，如果考上了，那么还能与江用权这样的人为伍吗？还能受这样的窝囊气吗？

刘劲龙看出老朋友的痛苦与沮丧，觉得很内疚，因为王文轩是受他鼓动才进的冶炼厂，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王文轩出这口气。他明人不做暗事，选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出气方法：专门挑选下班人流高峰在厂大门口把江用权打了一顿，并公开宣

称：老子打你就是为王文轩出气。

这下子把事情闹大了。厂长的小舅子被人公然在厂门口打趴下了，而且还是在全厂职工面前，这影响可想而知。刘劲龙当场就被保卫科抓了起来，连上前劝架的王文轩也一并“二进宫”。江用权一口咬定是刘劲龙和王文轩两个打他一个人，因此两人都受到了处罚，而对王文轩的处理居然比刘劲龙重，理由是他的态度更差。厂里的最后处理结果是：刘劲龙留厂察看，王文轩开除出厂。

刘劲龙发觉自己好心再次办了一件坏事，又害了王文轩，非常愧疚，却假装满不在乎地对王文轩说：“察看个鸟。走，老子们去深圳！”

——这句话，就此改变了两人的人生方向。